



论 文 学

续 集

高 尔 基 著

冰 夷 满 涛 孟 昌 等 译
缪 灵 珠 戈 宝 权 曹 葆 华

论 文 学 (续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372,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6\frac{3}{4}$ 插 页 2

197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20,000

书 号 10019 · 2851

定 价 1.35 元

目 次

保尔·魏伦和颓废派	1
唱哀歌的女人	20
《西哈诺·得-贝瑞拉克》	26
从契诃夫的新作短篇小说《在峡谷里》说起	42
谈谈小市民习气	50
个人的毁灭	54
论自学的作家	119
论巴尔扎克	173
论“卡拉玛佐夫气质”	177
再论“卡拉玛佐夫气质”	183
《无产阶级作家文集》序	193
巴比塞的《火线》序	199
给大剧院剧目的信	206
普希金作品集英译本序	209
论罗曼·罗兰	213
抗议对贝希尔的审判	218
书评	221
论无产阶级的作家	225
给库尔斯克红军战士们的信	230
论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	232
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学创作	240

谈谈应该怎样为《我们的成就》杂志写文章.....	243
年轻的文学及其任务	254
谈技艺	261
维诺格拉多夫的《时代的三色》一书序	344
《青年人的故事》	351
再论《十九世纪青年人的故事》	367
不容许冷淡	382
论散文	387
给孩子们文学读物	411
作伟大真理的传播者	416
我们面前正展开一个极其巨大和卓越的工作.....	422
论主题	427
致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封公开信.....	442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词	449
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51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闭幕词	454
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475
致中国革命作家的祝词	479
《母亲》法译本序	482
谈谈民间故事	484
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 讲话	497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	500
《两个五年计划》	511
当代的一个杰出人物	520
论形式主义	522

保尔·魏伦和颓废派*

去年十二月^①，颓废派诗人和这一病态的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保尔·魏伦在巴黎逝世了。在他的墓前聚集了各种各样流派的代表，在逝世那一天以前他被认为不过是一个放浪文人的代表，而现在却被宣布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在一个死人墓前，各种不同的、互相敌对的分子意见那么一致，是很少先例的。

魏伦的文学活动是从模仿西奥多·庞维勒^②和勒贡·德·列尔^③开始的。象他的老师们一样，他是以坚定不移的“帕那斯派”的姿态在公众面前出现的。“帕那斯派”以他们那种死板的客观主义和大理石般优美的形式夸耀于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他们。魏伦是严格地遵守着这个冷冰冰的流派的遗教的。

但是没有多久，天性一辈子探索稳固基础的他，却脱离了“帕那斯派”而倾向于“颓废派”了，早在一八八〇年他就被公认为这一流派的首领。同“帕那斯派”相反，“颓废派”完全不重形

* 本文最初于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发表在《萨马拉报》上，署名“阿·彼·”。

① 高尔基这篇论文写于一八九六年。魏伦(1844—1896)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八日逝世，按俄国旧历是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所以高尔基说：“去年十二月”。

② 西·庞维勒(1823—1891)，“帕那斯派”的代表。“帕那斯派”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一个鼓吹“纯艺术”的诗歌流派。庞维勒把这一流派的追求形式的倾向发展到了顶点。

③ 勒贡·德·列尔(1818—1894)，“帕那斯派”的创始人和首领。

式，他们至今还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壮丽的东西，而创造出来的却只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暗示和难以理解的景象。这些暗示和景象的内在涵义，恐怕连创造者本人也都未必理解。

但是自从归附了这一流派，后来并成为这一流派的首领之后，魏伦比他的学生们要明朗些和朴素些；在他那些总是忧郁的、流露出深深的苦闷的诗歌里，可以清晰地听到绝望的哀号，以及渴望光明、渴望纯洁、找上帝而找不到、想爱人们而不能爱的多情善感的心灵的苦恼。

保尔·魏伦的一生是在酒店里和医院里度过的。他在酒店里喝苦艾酒，在医院里治疗因滥饮苦艾酒而得的病。茹尔·勒梅特尔^①谈论他说：“这是一个孩子，他的心灵是那么纯洁和正直，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的心灵安定下来。”我们的阿·迈科夫^②，他自己是“帕那斯派”，却表示确信，在我们这个世纪，在西方当代的诗人中，魏伦理解基督教比谁都清楚，而卡杜尔·孟代^③则说，这一位颓废派之父是一个不幸的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但是对于作为诗人的魏伦的评价，那是属于将来的事，无论如何不是本文所要谈论的范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的典型和作为一群正在发展中的被称为不健全的、堕落的颓废派的出色代表的魏伦。那一群被称为颓废派的人，他们是很乐意接受这个外号的，他们甚至傲慢不逊地卖弄他们自己的病态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

① 茹·勒梅特尔(1853—1914)，法国文艺批评家。

② 迈科夫(1821—1897)，俄国诗人，五十至六十年代接近“帕那斯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诗歌。

③ 卡·孟代(1841—1909)，“帕那斯派”诗人。

使他们变成：从平常的眼光来看，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可笑的人；从精神病医生的眼光来看，是一些有精神病的人；从社会学家的眼光来看，是一些不仅艺术上的而且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所有这三种眼光来看，颓废主义者和颓废派是一种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是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

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现象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社会上对它越来越注意，不仅如此，而且承认颓废派是值得注意的，并从他们中间挑选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观看他们的作品。

姑且不谈现在已被公认为伟大诗人的魏伦，我还可以指出，莫里斯·梅特林克^①，他的剧本，尽管思想含糊不清，可是却几乎演遍了欧洲所有的剧场的舞台；意大利人邓南遮^②，他的长篇小说一出版，立刻就译成欧洲所有的文字；德国人霍普特曼^③，他的剧本《哈那尔梦游天堂》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等等。这些事实加强了这种现象的重要性，扩大了它的社会意义，可是不能忘记，这种现象一致被认为是有害的。

我们还要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最早的一批颓废派作家是七十年代末期在法国出现的。那时候，资产阶级的胜利和他们的世界观，对于所有那些没有忘记一七八九年^④和在那一年宣布而现在已被忘记的三个词儿^⑤——就是曾经为之流过那么多

①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戏剧创作的奠基人。

②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他的创作倾向是露骨地否定道德，宣扬神秘主义和军国主义。

③ 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自然主义剧作家。

④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⑤ 指“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

血的词儿的人，是早已不成问题了。

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就立刻开始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活。巴叶朗^①和萨度^②为他们创造戏剧，赞扬浅薄感情和平凡生活的柯贝^③和他的同道、粗野的唯物论者和怀疑论者李士本^④，给他们创造诗歌，奥奈^⑤开始为他们写小说，热烈的决定论宣扬者和严格的唯物论者左拉也竭力帮助他们在决定论——把个人意志缩小到等于零和把一切都看作因果关系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的基础上巩固起来。还有些人为资产阶级创造音乐、绘画以及他们为了取得自命为有文化的权利所必需的一切。

这一切迅速地创造出来，而且更迅速地被统治阶级吞食下去。统治阶级必须赶快储备一些学问，因为那时雨果还在世，他周围有着许多别的思想家。新社会为了自己的生活习惯而要求一种比较简朴、比较平凡的东西，这种东西既不很高尚，也不违背良心，它不是鼓励人向往天堂和创造新生活，而是使旧生活巩固和合法化。雨果周围的那些思想家，对于为了迎合新社会的这些要求而把一切真正优美和纯洁的东西加以歪曲，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因此需要一种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哲学，于是这样的哲学也就提出来了。雷南^⑥的乐观主义的宽大使他能够为了新社会的需要而陷入自相矛盾。丹纳^⑦对资产阶级为了抵御可能产生的良心责备而兴筑起来自卫的高墙也贡献出了一些砖瓦。后来还

① 巴叶朗(1834—1899)，法国剧作家。

② 萨度(1831—1908)，法国剧作家。

③ 柯贝(1842—1908)，法国诗人。

④ 李士本(1849—1926)，法国诗人。

⑤ 奥奈(1848—1918)，法国小说家。

⑥、⑦ 雷南(1823—1892)和丹纳(1828—1893)都是法国实证主义文艺理论家。

作了一些努力，添上了几笔，于是资产阶级的地位就巩固了。

那时候在向来比其他国家的生活发展得快的法国，产生出一种窒闷的潮湿气氛，可是波尔·阿斯蒂埃^①和他那一类人却在这样的气氛里呼吸得很舒畅。波尔·阿斯蒂埃那一类人是信奉直率的唯物论的，他们对于那曾经是理想的、并且号召人们为追求真理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正义而去改造生活的一切东西，是采取怀疑态度的。

因此造成了一种崇拜现实和事实的气氛，生活变得精神贫乏和愚昧无知，出现了在这以前不可能出现的威尔逊集团案件^②，各种各样的“巴拿马”案件^③，道德完全堕落，理想主义衰微，关于罪恶自由的哲学宣传，似乎占据了关于摆脱罪恶的永远正确的宣传的位置，道德越来越堕落了。

于是开始发生象德莱弗斯案件^④那样的指控出卖国家政治机密给敌人的案件；开始发生许多卑鄙恶劣的事情，甚至在二十五年前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许多事情也都发生了。有些人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和呼吸得舒畅而轻松，但是同时另外一些人——比较正直、比较敏感的人，渴望真理和正义的人，对生活抱着很大希望的人，——却在这种实利主义、唯利是图和道德沦亡的气氛里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在这个恶浊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在这个除了生活本能之外不承认别的规律、除了强者的权利之外

① 法国作家都德(1840—1897)的长篇小说《不朽者》和剧本《生存斗争》中的人物。

② 指法国总统格莱维的女婿、法国政治活动家达尼埃尔·威尔逊等人的案件。威尔逊于一八八七年被控贩卖勋章。

③ 指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大规模贪污、贩卖职位等等的舞弊案。

④ 指一八九四年法国反动军人诬告法国军官犹太人德莱弗斯犯间谍罪的案件。

不承认别的权利的狭隘、愚钝、庸俗、趾高气扬的蠢猪们的社会里寻找出路。

这些人，神经比较敏锐，心地比较纯良，他们在黑暗的生活里迷失了方向，想给自己寻找一个干净的角落，结果常常变成和自己作对而毁了自己。他们不满现状，可是又找不到出路。乌烟瘴气的庸俗而荒淫的生活，他们的可爱而愉快的法兰西，过去骑士的国家，现在成了那感到自己处于主人地位的脑满肠肥的、不可一世的商人的国家，把他们折磨不堪，他们终于心里怀着莫大的委屈而毁了。

才气横溢的莫泊桑毁了。他受到了资产阶级赞美崇拜的毒害，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创作一些挑逗神经和刺激肉欲的短篇小说上，供食利者们在酒醉饭饱之余消遣。

蒲尔哲^①开始活动的时候是那么富有才华。他曾经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他出色地用他的健康而尖锐的怀疑论来说明社会的痼疾和揭露隐蔽而没有治愈的社会脓疮，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枯燥无味的道学家，他充满着天主教精神，象他的同伴犹斯曼斯^②那样有着神秘论的倾向。

阴郁的波特莱尔^③在失眠之夜徒劳无益地问道：

我们为哪位圣徒服务？

今天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④

资产阶级讨厌他的《恶之花》，把他目为疯子，因为他在这些

① 蒲尔哲(1852—1936)，法国小说家。

② 犹斯曼斯(1848—1907)，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

③ 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颓废派的先驱。

④ 引自《半夜的考验》一诗。

诗里当面对他们说：

唉！我们走着骄傲、
贪欲、异端、黑暗的路！
我们，巴尔塔萨的宴席^①上的
腻味的奴隶，可耻地背弃了
真理的神——耶稣。

人们厌恶他，因为他责难令人厌烦的社会：

醒来吧！巨大的罪恶
无益地在神的宴会上占有了一席地位！
……醒来吧！前面就是深渊，——它是毫不留情的。^②

他还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社会作了不祥的预言：

那样的时刻即将到来：
大自然，理智，荣誉，被遗忘的责任和廉耻，——
疯子头顶上一切的一切，都将威严地起来大声疾呼：
“死去吧，哎，老不死的胆小鬼！消失吧！太迟了！”

他，这个波特莱尔，“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最后，他把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流露出冷酷的绝望气息的阴暗狠毒的诗而死去了。为了这些诗，人们在他生前称他为疯子，在他死后称他为诗人，而在听到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真正儿子柯贝、李士本以及那毫不动人的“帕那斯派”艾莱蒂亚^③，想起了庞维勒和勒贡·德·列尔的时候，就把波特莱尔遗忘了。庞维勒和勒贡·德·列尔是写得那么美，他们的诗与其说象生动的韵文，不如说更象摩尔

① 据《圣经》传说：波斯军进攻巴比伦，巴比伦王巴尔塔萨战败之后退到城内，以为可以高枕无虑。他正在狂妄的时候，敌军攻入，把他杀死。

② 引自《时伸》一诗。

③ 艾莱蒂亚（1842—1905），“帕那斯派”女诗人。

人宫廷的大理石花边。

还有其他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因为受到法国现代生活的毒害而毁了。他们在黑暗中寻找那被社会所摒弃、但是对于个别负有使命要走在生活前面的人却没有它就不能生存的神；有许多人之所以毁灭，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心里抱着永恒的理想，而不愿崇拜偶像。

在他们一个一个毁灭的同时，社会对于败坏的文化也越来越厌倦，最后终于开始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要革新。他们从古代伊西达^①和奥西里斯^②、释迦牟尼和查拉图斯特拉^③的宗教崇拜中找到了它；他们以通灵术这一新名称来复兴中世纪的魔法，从而找到了革新。他们向伊西达的祭坛膜拜之后，到“死亡酒店”里去，坐在当桌子用的棺材里，拿头盖骨当酒杯来喝啤酒，冷静地嘲笑死亡的巨大秘密。

这个“死亡酒店”是神经极度迟钝的症状，人们粗暴的实利主义的狂妄行为的标志。这些人能够嘲笑一切事物。他们看到以前被人重视的东西化为尘土和灰烬的时候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仅仅为了想从这种感觉里得到乐趣，他们能够推翻和破坏一切事物。感到厌烦的资产阶级变成了天天准备烧毁神庙的赫罗斯特拉特^④。

但是命运是公平的。

命运是公平的，在现代法国社会里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

① 古代埃及的丰收女神。

② 古代埃及宗教中的水和植物之神。

③ 拜火教的始祖。

④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为了要出名，在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时候（纪元前356年）纵火焚毁古代的优美建筑——以弗所的月神庙。

炸弹爆炸声；我们说的不是拉瓦绍尔和他的战友们的炸弹^①，——这是马上杀死人的炸弹，我们说的是梅特林克、彼拉丹、菲尚萨克、雷奈·季勒、马拉尔梅、罗林娜、德-布亚、莫列亚斯、诺艾尔·卢莫等等在“绿仙女”——苦艾酒的奴隶保尔·魏伦率领之下向社会投掷的那些炸弹。

八十年代，在拉丁区的一家酒店里成立了这么一个青年小组。这些青年服装奇特，他们什么都批评，什么都反对。他们说，必须给世界创造一种新颖得能使世界立刻复活起来的东西。谈到现有的一切事物的时候，他们带着最最狂热大胆和傲慢轻蔑的口吻，而对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创造能力却充满着信心。

他们要创造什么呢？对于这一点，他们中间几乎谁也不清楚，但是在他们热烈的、而且毫无疑问是兴奋得病态的脑子里产生了最最离奇和荒诞的观念。

萨尔·彼拉丹，这一群革新家中最奇怪和最疯狂的人物之一，不知道为什么有着“埃及魔法师”(Sare)的雅号，他常常穿着红色的长斗篷上街。就是这个彼拉丹，他有一次模仿尼禄^②的口吻说：

“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头，我就把疯狂的毒药灌到它的脑袋里去。”

同伴们为了他这种疯狂的行动而向他鼓掌欢呼：他们认为失去理性比有理性好，不正常比正常好。他们发展了最惊人的艺术理论，他们否定“帕那斯派”，对波特莱尔采取怀疑的态度，

① 一八九二年三月和十一月，在巴黎两个参加审讯无政府主义者的司法官员家里发生了炸弹爆炸案。后来查明，炸弹是无政府主义者拉瓦绍尔偷偷放的。拉瓦绍尔因而被捕。无政府主义者又进行了许多恐怖活动，法国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就利用这些来加紧镇压劳动者。

② 尼禄(37—68)，古罗马暴君。

因为他“不能背弃道德”，象孟德斯鸠-菲尚萨克说的那样。

莫里斯·巴莱斯^①，那时候他刚刚提出他的“自我至上主义”，而且对于力，对于所谓“应该受到一切崇拜的力量”，颂扬备至，他受到颓废派猛烈的批评，马拉尔梅在他一篇反对巴莱斯的理论的文章里，用颓废派的名义坚决而大胆地说：

不要给我们写规律，不要给我们创造假设、理论和学说。所有这些，我们都不接受。如果我们需要，这一切我们自己都会创造的。在这之前，我们不要什么逻辑，什么都不要，——这都是人造的，这都是人的理性的结果。我们也是人，巴莱斯先生，也能写书。但是我们不要单调，我们今天可以是教徒，明天可以是怀疑论者，后天我们可以是保皇党或者革命者，如果我们要这样的话。是的，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不能强制我们不这样。

他们说出所有这些疯狂的话，无疑地是真诚的。他们看到周围笼罩着一片完全无权的现象，他们不能不感觉到他们的疯狂是对的。他们的神经敏锐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们无疑地都是非常善感的人，如果八十年代在巴黎发生街垒战，——很可能在九十年代就不会有颓废派。我是把他们描写成这样的：起初这是些孩子，心地纯洁的孩子，就象我们大家一样，可惜时间很短。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他们长大起来变得比较神经质，接受外界印象比较敏感。

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现代文化生活气氛都会造成这样鲜明和惊人的各种相互对照的社会现象，青年人在这样的气氛里呆了一个时期之后，就很难保持精神的平衡。大家公认，巴黎在腐

^① 巴莱斯(1862—192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发表了他的《自我崇拜》三部曲，宣传尼采式的战斗的个人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从九十年代下半期起，他率领法国一批最反动的颓废派文人进行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宣传。

蚀脑子和心灵方面远比其他城市要强烈。这是因为巴黎的生活特别神经过敏和法国人比较生动活泼的缘故。颓废派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于体验到的大量印象感到无法应付，他们感到自己有诗弦跳动，但是精神上没有作为一种明确的观念的音叉，——他们是这样的青年，他们希望生活，但是还没有诞生下来就已经身心交瘁了。

就是这些身心憔悴，病态地善感和富于幻想的人们，坐在拉丁区的一家小酒店里，什么都反对，什么都破坏，大胆而疯狂地等待着什么东西……

最后他们终于等待到了……

放浪文人的代表之一，亚瑟·兰波^①写了一首奇特的、现在已很著名的《彩色十四行诗》，——这首诗，他自己或许也把它看作不过是游戏之作，不过是美丽的文字游戏。

这首十四行诗说：

A 是黑；白是 E；I 是红；U 是绿；

O 是蓝；我要说出它们的秘密。

A 是臭气熏天的垃圾上嗡嗡不休的
虫子身上的天鹅绒的紧身衣。

E 是帆布、天幕、迷雾、

高傲的冰川和脆弱的羽片的白色；

I 是紫红色的血、滴着血的伤口

或者是愤怒和赞扬之间的殷红的嘴。

U 是广阔的绿色波浪的颤动的涟漪，

是安静的草地，白发苍苍的炼金术士的

①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象征派三大首领之一。

辛勤的前额上深刻的皱纹的安宁。

○是喇叭的嘹亮的吼叫，刺耳而奇特，

是辽阔的万籁无声的天庭里天使的飞舞——

○是她那奇异的眼里淡紫色的光芒！①

奇特而不可解，但是如果想到，在一八八五年，据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的研究，牛津大学的学生中竟然有五百二十六人把声音染成色彩，同时反过来又使色彩带上声音，而且他们众口一词地断定，棕色的声音象长号，绿色的声音象猎人的号角，——也许兰波的这首十四行诗也有某些精神病学的基础。也不应该忘记人类幻想的无限性。人类的幻想创造出了许多远比这首《彩色十四行诗》要奇特得多的东西。这首诗对于颓废派是一种启示之类的东西，它成了他们的艺术理论的基石。

他们断定，这首十四行诗无非是新诗的原型，——这种新诗能对智能和想象起作用，能在一定的配合和一定的联系中刺激感觉——所有的五种感觉。

他们说，应该把某种一定的感觉和每一个字母联系起来：冷和A，苦闷和O，恐惧和U等等；然后把所有的字母染上色彩，象兰波作的那样，然后给它们加上声音，使它们活起来，把每一个字母变成一个小小的活的有机体。这样做了以后，再把它们配合成字，这样就会使每一组附有色彩、声音和某种感觉的字母的配合能在一个字里给读者整整一个复杂的形象，读者就会立刻用所有的感官来体会它，——你自己可以判断一下，从用这样的字写出来的诗歌里所得到的印象有着怎样的力量！

你一面读，一面想象色彩、气味、声音、感觉，——非常鲜明

① 库布利茨卡亚-皮奥杜赫夫人的俄译文。——高尔基注。

地想象这一切，在一首诗里体味许多活的形象。

“所有一切色泽、气味、声音同时俱来，”——象波特莱尔在他的象征诗《自然界》里赞赏兰波的思想时说的那样。

按照雷奈·杜米克的说法，颓废派理论家 诺艾尔·卢莫是这样阐述颓废派的抱负和他们的新创作的实质的：

现代的人，是神经力量消耗净尽和想象力涸竭的生物，他们阅读的时候，是把书本或者十四行诗吞下去，不加消化，就排泄出来，——因为他们已经饱经沧桑，萎靡不振，精疲力尽，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劳动，而不是享受。好象对一个不能咀嚼和吞食的病人一样，我们要对他们使用人造食物，我们要使他们用自己衰老的身体的所有毛孔来吸收书中的思想和形象；使他们象吸收澡盆里的水分那样的吸收思想的液汁。我们相信，这不但能使他们痊愈和复活，而且还会琢磨和发挥他们的感觉，使他们焕然一新。

莫列亚斯有一首散文诗，茹尔·勒梅特尔说，“这个作品也许会在疯子中间获得成功，但是有理性的人大概不会赞成它，因为他们恐怕连诗里的一句话都不会了解”，——但是这个莫列亚斯在这首散文诗的序文里说：

人们能够用来互相了解的字是很少的。他们缺乏表达感情的形式。他们所掌握的字是太陈旧和贫乏了。这些字不大能说明问题。它们描绘不出什么东西。唉，这是大大的不幸，先要发展感情，然后发展语言。我们落在语言和我们的感情的后面，我们无法说出话来表达自己，所以谁也不了解谁。我们需要新的字，需要许许多多字；我们永远需要储藏几个多余的字，因为感情常常是稍纵即逝的，我们找不到适当形式来表现它们。唉，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很贫乏的，所以我们常常要互相掠夺。